

# 實習 醫生

I n t e r n

A Doctor's Initiation

桑狄普·裘哈爾著  
廖月娟譯  
Sandeep Jauhar



我熬過實習的那個寒冬、頸傷、憂鬱症，  
歷經加護病房、心臟加護中心和夜班的磨練，  
繼續走這一行的原因是為了什麼？

現在我才了解，當實習醫生就像做小學徒，  
你必須完全投入，才能得到寶貴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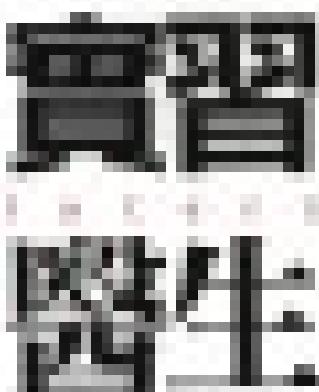
財團法人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 合作出版

共同推薦  
(依姓氏笔劃序)

王國照 高雄醫學大學骨科學客座教授、何橒通 台北榮總教學研究部主任

宋瑞珍 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講座教授、張笠雲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陳定信 台大醫學院院長、陳昱瑞 長庚大學教授



由 森山嘉一郎 摄影



新宿御苑の西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新宿御苑駅の北側に位置する



## contents

目錄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作者序 走過艱苦的實習歲月

序曲 囚徒

白色巨塔

第一部 換馬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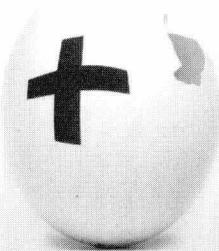
5

6 長夜漫漫路迢迢

7 第一個被我害死的病人

8

9



# 實習 醫生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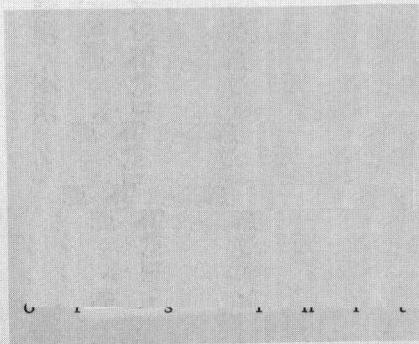
n

r

n

A

D o c t o r i n g



桑狄普·裘哈爾著  
Sandeep Jauhar  
廖月娟譯



contents  
目錄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作者序 走過艱苦的實習歲月

序曲 囚徒

白色巨塔

第一部 換馬

逃

相變

醫學院

假醫生

值班

長夜漫漫路迢迢

第一個被我害死的病人

心的節奏

顧客服務

126

120

110

96

78

62

48

40

18

**16**

12

10

6

4

**第一部 谷底**

11 傍徨  
10 失足

12 夜班  
13 洞

14 冬日，憂鬱

**第三部 和諧**

15 麻煩病人

16 傲慢與偏見

17 選擇

18 果汁機裡的企鵝

19 病房悲歌

20 如魚得水

21 見山又是山

## 樹立典範：給新一代醫療人員增添精神滋養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董事長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黃達夫

我一直很慶幸這四十幾年習醫與行醫的生涯，適逢生命科技蓬勃發展，醫學進步最迅速的時期，在這段時間，人類平均壽命幾乎加倍，從戰前的四十幾歲增加到今天已接近八十歲。如今，我雖然已逐漸逼近退休年齡，卻很幸運地能夠與年輕的一代同樣抱著興奮的心情迎接基因體醫療的來臨，一同夢想下一波更令人驚奇的醫學革命。

我更一直認為能夠在探究生命奧祕的同時，協助周遭的人們解除疾病帶給他們的痛苦，甚至改變他們的生命，這種經常與病人分享他們生命經驗的職業，是一件極具挑戰性、極有意義的工作。在我這一生所接觸的師長、同僚和後輩中，我不斷地發現樂在工作的人，都是從照顧病人的過程中獲得滿足，從為病人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到樂趣。而驅使他們進一步從事教育、研究、發現的工作最強有力的動機也

是為了解決病人的問題。自從我進入醫療工作後，因著這些典範的激勵，支持我不斷地往前走，也常讓我覺得能與他們為伍是個極大的光榮，更讓我深深感受到典範對我的影響力和重要性。

除了周遭生活中所遇到的典範外，我相信在每個人的生命中，必定也經常從書籍中找到令我們欽慕的人物和值得學習的經驗，這些人、這些觀察也常具有相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因此，我過去曾推薦一些有關醫療的好書給天下文化出版社，建議他們請人翻譯出版，這次當天下文化出版社反過來提議與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合作出版有關醫療的好書，由基金會贊助提供給國內的醫學院學生和住院醫師時，我認為是件非常值得嘗試的工作，董事會也欣然認同這是件值得投入的事情，目前計劃每年出版三本書，給國內新一代醫療人員增添一些精神上的滋養，希望能激勵他們從醫療工作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樂趣。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五日

## 走過艱苦的實習歲月

一個醫師的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從醫學院畢業之後。

畢林斯（John Shaw Billings），《波士頓醫學與外科期刊》（1894）

不管從事哪一個行業都必須經過學習階段，也就是當學徒。醫師也不例外。醫學臨床訓練的第一年就叫實習。醫學生從醫學院畢業之後，即到醫院當實習醫師，輪調到各部門，如門診部、加護病房、癌症病房等，學習如何照顧病人、對付疾病，使病人康復。實習的這一年，對不少醫師來說，都是行醫生涯當中最痛苦的一年。每個星期工作八十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每四個晚上因為值班徹夜未眠，這樣的循環讓我們永遠處於疲累的狀態，和家人、朋友疏離，甚至累到吃不下，更提不起「性致」，不知快樂是何物。這樣嚴格的訓練讓醫學生心生恐懼，也許就像小聯盟的選手等待進入大聯盟一樣。再以棒球做為比喻，如果說在醫學院念書像是打好玩的，那實習就是正式上場了。

我當實習醫師雖然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但過程我還記得一清二楚，就像老兵回憶自己打過的仗。我

兒子莫翰出生之後，我太太（她也是醫師）說我們這對新手父母又得再實習一次了。為了照顧新生兒，我們晚上常不能睡，但照顧嬰兒和在醫院實習畢竟還是大不相同。當實習醫師時，半夜一被叫醒，就得馬上應付各種問題，包括最棘手的情況。不管你是不是已經累到隨時可能倒下，還是必須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通過實習階段後，就可以開始執業，當一般科醫師。但大多數的人還是會繼續留在大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加強自己的知識與技能，晉級為專科醫師。住院醫師的訓練時間依科別而異，以內科為例，在美國則需再接受兩年的訓練。第二年住院醫師負責監督、指導第一年住院醫師，而第一年住院醫師則要帶下面的實習醫師。在美國，所謂的院內醫師（house staff）就是指這些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之後，很多醫師選擇繼續當臨床研究醫師，進行次專科方面的研究，時間短則一年，也可能長達數年。等升上主治醫師，可以獨當一面的時候，通常已三十多歲了。

這本書記錄的是我在紐約一家大型教學醫院受訓的點點滴滴，從當實習醫師的第一天開始寫起，直到我決定申請當心臟科臨床研究醫師。這段時間也是我的醫師養成教育最關鍵的時期。在進醫學院之前，我讀的是物理，從進大學到攻讀博士學位，我已在物理研究投注了十年光陰，然而卻時常陷入危機，不知自己是不是願意畢生無怨無悔走下去。物理學家費曼為量子力學的路徑積分提出這麼一個假設：a、b兩點之間的各種可能路徑是連續變化、不可數的。似乎我的生涯之路也是如此。但在學醫之前，我已經習慣在學術象牙塔過著安逸、平靜的研究生活，到醫院實習之後特別難以適應。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只記錄這段痛苦的歷程，也寫下我的蛻變與突破：我終於通過試煉，正式成為

這個行業的一份子。本書有些讀者可能是醫學生或同行，我希望藉由這本書分享我的心得與經驗。社會大眾總認為醫師是有著A型人格、沒有自我懷疑的高成就者，我希望藉由本書破解這個迷思。

這本書寫的一切都是我的親身經歷。然而，為了保護事件的當事人，大多數的名字都以化名代替，若干細節也做了修改。在某些段落中，時間則被壓縮，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也做了調整，以使敘事能更連貫、緊湊。在極少數的幾個地方，為了把我自己的經驗描寫得更真確，則採用個人自畫像般的筆法。雖然我寫的只是我一個人的經驗，但我相信大多數的實習醫師都經歷過類似的掙扎與考驗。醫師的職業生涯是一磚一瓦、一個又一個病例砌出來的，但就根基而言，大抵是一樣的，也就是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訓練。

不久前，我服務的醫院招考實習醫師，由我擔任面試考官。有一個考生對我說：「在一個醫師所做的決定當中，或許最簡單的就是決定要當醫師。」我則不是如此，我這一路走得相當辛苦。想當年，我雖然踏上了這條路，還是常常游移不定、徬徨迷惘。我感覺我的自我要求與別人對我的期望像重擔一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像時時刻刻都活在地獄裡。只有在我接受自己的局限，了解醫院文化之後，我才有了走出一條活路的感覺。即使有時一絲懷疑仍會飄進內心，我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樣充滿矛盾與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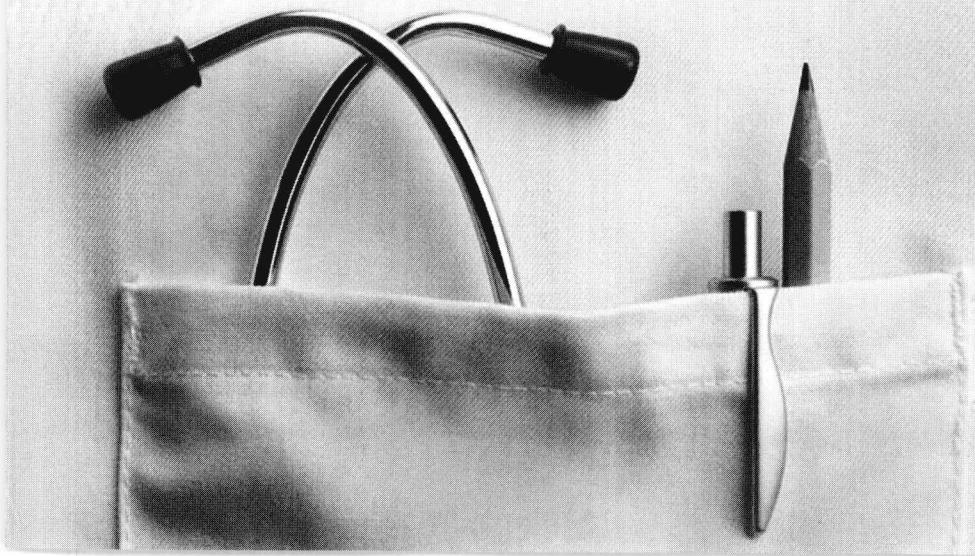
幸好，我已經度過實習時期，而且可以驕傲地說，我熬過來了。我目前在長島一家大型教學醫院擔任心臟科主治醫師。雖然有時還有一點點怪怪的感覺，但多半時間如魚得水，認為這是命中注定的。在我的病人當中，很多人有嚴重的心臟病，我負責照顧他們，給他們治療。我喜歡這樣的工作，每天都過得很滿足。雖然醫學仍有很多困惑我的地方，我還在摸索，有時甚至還是會懷疑心臟科是不是我最正確

的選擇。

想起過去，我連胸部X光都不會判讀，我也害怕當急救小組組長，甚至懷疑加護照護弊多於利，但現在不管碰到什麼事，我都可以見招拆招、從容應對。以前的我實在無法想像會有這麼一天。但我畢竟走過來了，而我會永遠記得那段艱苦的實習歲月。

序 曲

囚徒



沒有人知道病人為什麼突然發狂，但加護病房住久了，的確會使人失常。也許是因為病房像監獄，沒有窗戶，看不到家人，病人覺得這裡的一切都很陌生。或許是因為噪音刺激。加護病房的機器日夜不停地發出刺耳的聲音。

# 白色巨塔

我跑啊跑，逃命地似地狂奔，想遠離這裡的病人、怪獸、這家醫院和我的人生。

也許席林先生說得沒錯，這裡是監獄，不是醫院。

也許我們都是被迫待在這個地方的。

## 心

臟監視器嗶嗶叫，像吹管發出的聲音，而呼吸器則似卡祖笛。我推開玻璃門，然後關上。這裡很黑，我幾乎看不到病人的臉。那是張皺紋滿布但五官細緻而祥和的臉。她用了九天的呼吸器已經拔掉了，堆放在小小的鋁製水槽和便盆旁邊。她的床邊有個金屬點滴架，上面掛著透明塑膠點滴包。牆上有幅廉價掛畫：一個海邊村落，遊艇在湛藍的海水上漂蕩。我駐足觀看這幅畫。現在是凌晨四點，那海濱風光有如在另一個世界那樣遙遠。

監視器上的數據在我的腦袋裡有如漩渦，不斷迴旋。我還不確定這些數據代表什麼意義，只知病人目前血壓正常，心跳規律。我鬆了口氣，今晚應該不用再忙了。

病人忽然睜開眼睛。「醫師，歡迎光臨，你要喝一杯嗎？」她指著角落那個裝得滿滿的小冰箱。

「東西在哪裡，你應該知道，也幫我倒一杯吧。」

我問老太太，她可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她一臉困惑地答道：「我在家裡啊。」她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事，甚至連身在醫院都不知道。我靜靜地看著她。她又說：「那些人，他們這樣難道不麻煩嗎？」

「什麼人呢？」我問。

「就那些人……那些人啊……實在太麻煩了吧。」

我想，她指的是護士。我問：「他們進來你的房間嗎？」

「我不知道，」她說：「他們就這樣……來去……我老是看到他們。」

我知道，怪獸又來了。幾個小時前，那怪獸才在席林先生的病房出現。他坐在床邊，床單血淋淋的。他大聲嘶吼：「放我出去！我不要待在這個地方。」護士解釋說，他拔掉他的導尿管，龜頭因而出現撕裂傷。

「你們不能把我關在這裡！我不是犯人，我不要住監獄。」他喊叫。幾個小時前，他還是個和藹的老先生，跟我說他孫兒和鄉村俱樂部的事，沒想到現在變成咆哮的瘋子。

我抓著白袍衣領，大聲告訴他：「我是醫師。這裡是醫院，不是監獄。」

「這裡是監獄，」他叫道：「你是獄卒！」

雖然我想他過一會兒就恢復正常了，但還是請護士先幫他打鎮定劑。我走到病房外，心裡想著卡爾曼醫師早上說的。「盡可能讓這個病人趕快從加護病房轉出去吧。這樣的病人在加護病房反而狀況比較

差。」

沒有人知道病人為什麼突然發狂，但加護病房住久了，的確會使人失常。也許是因為病房像監獄，沒有窗戶，看不到家人，病人覺得這裡的一切都很陌生。或許是因為噪音刺激。加護病房的機器日夜不停地發出刺耳的聲音。也有可能是因為在這裡睡不好或身上哪兒疼痛。我曾在書上看過美國戰俘被囚禁、洗腦的經過：人如果在極度隔絕、無法自由活動的環境下，最後常會變得精神錯亂。但那是在東南亞的叢林，而這裡是曼哈頓的大醫院。

老太太對我說：「對不起，我身體不舒服，所以無法好好款待你。」我點點頭，表示我能諒解。有那麼一刻，我甚至懷疑是誰有幻覺。也許，她正坐在她家客廳。我是不是該去幫她倒一杯酒？

「你生病了，但現在已經好轉。」我說，希望能喚起她的回憶，讓她回到現實。

她看著我。即使光線黯淡，我也看得出她雙眼布滿血絲。「好，我知道了，」她說：「現在請你幫我倒杯酒吧。」

我幫她擠壓掛在金屬架上的點滴包。「謝謝。」她用溫柔的語氣跟我說，然後閉上眼睛，進入夢鄉。

我回到會議室，看著窗外。月光照在東河上，照得河面波光粼粼。一艘大船載著貨物靜靜地航行。沉靜的水流予人安適之感，特別是在這黑夜與白天的地帶，要上床已太遲，而醒來卻又太早。

會議室的門砰一聲關上，像個陷阱門似的。我把燈關上，在這樣的夜，強光幾乎令人難以忍受。我看著白板上的表格。二十床、十八個病人，快滿床了。每一個方格都填滿了待辦事項。看來，還有很多